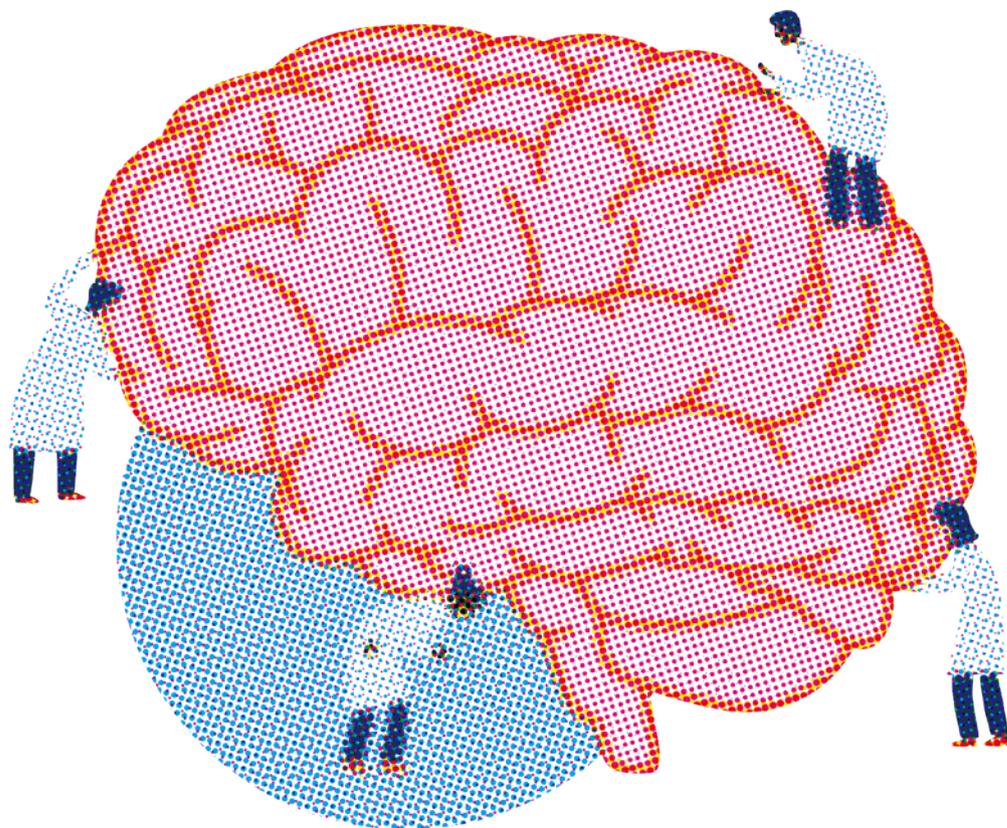


捶打腦袋： 林今開的狂人百相

成大醫學院名譽教授、社會新力文化楊倍昌



醫學院潘偉豐教授研究大腦的發育。他跟我說過一個很有趣的實驗：如果讓剛出生的小老鼠聽特定頻率的聲音，它的腦子中有一些神經細胞會存活下來。外源聲音的刺激是很重要的！如果沒有聲音，這些腦神經細胞就會死亡。廣告常說：「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」。實際上這些人會不會變壞很難講，類比小老鼠的研究結果來看，有了音樂的刺激，他們的腦子裡會留存一些特殊的神經細胞，那是必然的事。1930年代，心理學家Konrad Lorenz發現發現孵化的小灰雁將他「認作母親」，無論他走到哪裡，它們都會跟著他走。這種鑲嵌在本能裡的銘記現象（imprinting），大約也是那第一眼的環境整體刺激，塑造出特定的腦神經網絡所呈現的結果。

音樂旋律刺激神經，語言也是可以刺激神經的。小時候讀過的詩詞文章，可能也會在不知不覺中激活了某一區神經細胞，所以那些句子總是在無意之間浮現在腦袋裡。那麼，哪些書會留在腦袋裡呢？

也許是以「滾滾長江東逝水」為契子的那本大部頭的話本？

或是那個宣稱「有五石之瓠，以為大樽，而浮於江湖」的人的話語錄？



或者是眼睛炯炯「十步殺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」蜀地漢人的詩集？

的確，這些以前讀的書偶而會冒出頭來。但是，我這樣學科學的人怎麼有機會像諸葛亮六出祁山、擺出續命七星燈？如果寫的研究論文出現「久竹生青寧，青寧生程，程生馬，馬生人」的莊式認知敘事體，一定會被趕出大學校園。此外，醫學院緊湊的行事節奏裡也容不下李白「金樽清酒斗十千，玉盤珍羞直萬錢」那種生活步調。

讀書，刻意要預先準備是困難的，談不上有人生必讀的書這種事。過眼的書，跟水中的氣泡一樣，隨著情境在心底浮浮沉沉，料不到哪一本書會用得到。勉強地說，最常浮出來的應該算是當下最相關、最在意的；遺忘了，就是失去了那一份心靈。回顧近十年，除了學術性的期刊論文，林今開的《狂人百相》算得上是我經常想到的一本書。原因也很簡單，在實驗室裡研究生命現象三十多年之後，我想要換換口味，研究計畫案由科技部生科司轉向人文司（現在名字又改回國科會生科處、人文處了），不得不對“人”多瞧上好幾眼。

生科司的研究計畫以生命現象為基礎，實驗室裡努力將環境干擾屏除在外，設法逼近唯一的解答。轉道人文司之後，我所參與的計畫案是科技與社會研究。雖然題材帶上一點科學性，之前那套依循自然規律的研究邏輯在轉進人文領域，變得毫無競爭力。科學鑲嵌在變動的社會中，受到各式各樣的人的挑戰是無可避免的。離開了實驗室，以社會為關注範疇，讓我最驚訝的是與人相關的事件可以有兩種以上不同的解讀，而且都說得有理有據。極端一點的，甚至昨是今非、大言不慚也可以。因為「人」這個變因太複雜了，需要仔細觀察。只是，越用力，越看不見自然科學所宣稱「堅定不移」的基點，也越來越懷疑何謂認知正常。

我的認知還算正常嗎？

這是當年我第一次閱讀林今開的《狂人百相》時的疑惑。這本書列出十一類狂人：名士型、幻覺型、性愛型、病狂型、異行型、誇大型、偷竊型、控訴型、養女型、低能型、以及正人型。原本以為這些狂人類型只是幻想之下的文學創作，後來發現作者其實是報社記者，也曾經主編《臺灣醫界》和《臨床醫學》雜誌。而且，書中篇章的註釋引用報紙資料，附錄也有抄呈臺灣醫界雜誌社的副本，顯然這些狂人們應該就是林今開親自收集的案例。

林今開筆下的狂人，不只是怪異中自帶喜感，展現的行動力也能到達一種極致境界。隨便看去的案例，都具有「最狂」的氣勢。

「彰化縣第X屆縣長落選人之妹」堪稱是我見過最狂的一張名片。

診間病史的詢問時，病人說：「四肢無力、腳尾手尾冷冰冰，兩眼烏暗，飯不想食，暗時愛作夢」、「人家說盲腸在右邊，我的盲腸卻在左邊，很痛又硬壳壳」、「你替我照電光，你才算技術好」。如果醫生面對這樣的病人能不抓狂，絕對要有鋼索一般堅韌的神經。

最狂的垃圾是丁百萬家那一包自帶身分證的垃圾。事件源自於有人故意栽贓丟了垃圾到丁家門口。丁百萬看了看門外垃圾中的蚌殼，不慌不忙的指著門內自家收好的垃圾，說：「我家大小可以不吃蚌殼類的食物，要吃就得吃得精光，每個蚌殼都有兩處最難吃掉的小筋肉，必須細咬吃下去……請各位比較一下門裡門外的蚌殼，究竟有沒有兩樣？」哇，仔細吃掉蚌殼那兩塊小筋肉，了不起。丁家垃圾，誣賴不得。



